

# 《津市市文史资料》

## (第二辑) 目 录

### “四突”武装起义及解放津市经过

- .....摘自左承统同志《回忆录》(1)
- 我参加津市高农学校地下党活动的前前后后.....贺敏功(33)
- 津澧地下武装斗争的片断回忆.....李华荣(46)
- 回忆津市新华工厂的建立和它的读书活动.....李 群(51)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津市工人运动
- .....李林森、周用镐(55)
- 津市俘获敌人运输药品轮船的经过.....徐德初(63)
- 回忆攻占澧城的一次战斗.....向逢春(65)
- 回忆我走过的道路.....朱永灏(68)
- 津市商民协会纪实.....熊受益(74)
- 津市九澧平民工厂始末.....曾凡俊、樊生龙(77)
- 大革命前津市军械修理厂.....曾凡俊、樊生龙(83)
- 抗日前手工业概况.....张楚礼(85)
- 建国前的津市印刷工业.....曾凡俊、樊生龙(89)
- 津市针织业发展简史.....樊生龙(92)
- 回忆建国前的津市纺织印染工业.....樊生龙(96)
- 津市市场今昔.....彭伯鉴(104)
- 新合楼小史.....彭伯鉴(126)
- 武昌首义前后的蒋翊武.....蒋曼征(128)
- 第一任常澧镇守使王正雅.....葛乐山(132)

|                     |               |
|---------------------|---------------|
| 回忆我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选举····· | 钟大梅 (138)     |
| 从明道中学到津市一中·····     | 朱先熙、王永漠 (142) |
| 津市松秀班来历、演变和发展·····  | 乐山 (146)      |
| 旧津市“四十八巷”琐记·····    | 谢南声 (161)     |
| 先父杨道馨事略·····        | 杨德骅 (167)     |
| 九澧国画名师田芬先生·····     | 汪四不 (170)     |
| 回忆王明富先生·····        | 朱振炎、朱先熙 (172) |
| 记胡彬生·····           | 朱振炎、朱先熙 (175) |
| 津市名胜古迹小考·····       |               |

(关山炳树、中武当、白龙井、关山潭、朝阳阁、  
御果园、刘公庙、上马蹬)·····葛乐山 (179)

# **“四突”武装起义和解放津市的经过**

## **——摘录左承统同志《回忆录》**

### **(一) 一九四九年上半年澧、津 一带党组织的地下活动**

#### **一、一九四九年初，澧、津一带的形势**

一九四八年冬，魏泽颖从长沙来津市，他告诉我们党的领导关系变更了，以后由方用同志来负责，他再不与我们发生关系了。当我提出我们怎样去与方用同志接上关系，魏叫我自己不去，方用会主动来找我们联系的。大约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或一九四九年元月初，方用同志到津市与我联系上了关系。一九四九年初，经过辽沈、淮海等大战役之后，敌人的主力军已基本被消灭，稍有知识之士，都看到蒋介石与国民党反动派在作垂死挣扎了，他们先想凭借大别山、淮河与我军作战，继而又妄图与我党划江而治。因此，他们在长江南岸调集大军，并在常德专区成立了一个绥靖区，以李默庵为主任，增调特务与军队，加紧他的反动统治与镇压。城市与乡村，普遍分布着特务，还雇用一些本地的狗腿，替他们四处侦察。接着蒋介石又调来宋希濂的集团军扼守洞庭以西和长江中上游的江防，除在津市附近驻扎有国民党正规军美装的第二军外，宋希濂还在常德、澧县及湘西一带组建了许多游杂武装，如田载龙的暂编第

一师与陈策勋的独立旅，把这一带土匪武装编成这里一团，那里一旅，一时盾牌的队伍几乎各乡都有，如当时驻在三贤乡甘家台的江正发团，就是招抚在澧县、安乡、公安三县交界的甘家厂附近活动的土匪建成的；驻扎在津市三星斋的于自善旅，就只有短枪六、七支；驻在顺林驿一带的熊雄团，只有短枪、两、三支。国民党这些游杂部队不发薪饷，不提供枪支，让他们抢劫掳掠，有的甚至杀人放火，无所不为，真是遍地皆兵，遍地皆匪，遍地皆特务。当时长江以南、洞庭西岸深深陷于黑暗、疯狂的反动恐怖中，他们凶残地捕杀革命者和进步人士，全都是被秘密处死的。我们当时认为环境越是恶劣就越不能采取单纯的消极的隐蔽，而是越要积极稳步地发展组织，特别越要掌握武装，才能更有效地与敌人作斗争，也才能更有效地保卫自己的安全。

## 二、又一次与特务的较量

在这种白色恐怖下，特务对我几次侦察虽遭失败，但他们仍在对我继续进行侦察。据左承金告诉我，姓陈的伪指导员要与伪大乡长和一些土绅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并说他们可能利用出葬的机会把我捕走。我当即请左承金秘密调来短枪两支，还组织五、六个身体强壮的积极分子参加送葬，秘密进行保卫。万一敌人要对我下手，我们就先干掉他们的头目，准备演一场大武行后再转移。幸喜出葬那天，两个特务及乡绅们或许看到我们人多气壮，没有发生事件。

## 三、打入江正发部的活动未成功

由于我感到我们掌握的武装不够强，不足以适应当时的形

势，千方百计想争取扩大，我不只一次的与谭徽岗二人商讨武装问题，我有时还吟出打油诗给谭徽岗听，鼓励他从事建军的工作。记得有一首录于下：

工农到处闹翻天，我辈深居那得安，

莫道书生文质弱，鸡鸣奋起着先鞭。

可是又无门道打入地方正规部队，我与谭徽岗商量，拟打入江正发的游杂部队去争取他的一两百人枪。因为江正发虽是一个惯匪，但他出身贫农，少时为生活所迫加入红帮，有一定江湖义气，才得成为当地红帮的头目。他们打劫的多半是些富户，国民党反动派临时把他收编为一个团，仍是随时想消灭他的，只是解放大军一天天胜利地向长江进军，不是消灭他的时机罢了。我看到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上我老家附近有个老红帮的红旗四哥叫刘老四，在江正发困难时对江有恩，江的势力壮大以后，他也经常出入江的团部，尚得江的亲近，因之我与左承金便去看望刘老四，说出江团当时的处境，并说如江正发愿意，我可以与他出谋划策，帮助他那个山头，干出一番事业。刘老四先后往返江部两次，回答我说，江正发很欢迎我去到他的团部为他帮忙，不过现在他团部只有文书一缺，问我是否愿意干。我当时答复说，我是慕江的义气去帮他出力，不是去想升官发财的，只要江正发不把我看外就行。刘老四担保江不会外待我。这样刘老四再去江团后，便定期约我到津市大旅社与江正发会晤，作最后的正式决定。

届时，我与刘老四、左承金三人到津市大旅社去会江正发，适江与其他客人谈话，叫我们在头门厢房中稍待一会儿，当我们正在等候接见时，忽见特务伪津市警察局长陈本章也到大旅社来会江正发，看见我们在厢房里，彼此都很惊讶！眼对眼的相互注视了一阵，陈本章竟自走入内堂内室，大声问江正

发：“你怎么认识左承统呀他来干什么的？”江答：“我怎么能认识左承统呢？他现在居家没事干，我准备用他到我团里当文书的。”陈又说：“你要小心，他是个共产党嫌疑分子呀！”等等。当陈本章走进后，我即凭厢房格子窗户倾听他们在里间谈话的内容，我听到陈与江的这些话，感到呆在这里太危险，立即请刘老四留下，婉言辞谢江正发，说我父亲死后，家务无人料理，恕食前言，不能为他帮忙了。接着我与左承金迅速地走出大旅社，转走窄狭的拐子巷北段（现在津市红旗剧院所在地的小巷子），潜伏津市后郊区，渡过澧水，转回老家。我自己打入江正发的部队虽未成功，但仍想用其他办法打入江部争取弄到他的一些人枪。于是由左承金派刘宗荣（也是江正发的红帮兄弟）打入到江部当了连长，后来当我们突击回大队解放津市时，他带了两支枪交给我们部队。

#### 四、拟打入三贤乡当伪乡长的活动经过

我自己打入江正发团部的路子没有走通，我又与谭微岗商议，趁当时伪三贤乡乡长出缺，由我打入当乡长的计划。我当时幻想取得这个乡作为地下活动和积蓄地下武装的基地，我设想，如果我当了该乡乡长，就可以直接指挥乡公所的武装，用我们的人任乡的主要骨干，我可以先后派秘密武装到外省外县在夜间袭夺乡公所的和警察派出所的枪支弹药，运回到三贤乡来武装我们的党员和积极分子，并秘密地加以训练，建成一支精干的地下武装部队。当时我又认为，伪三贤乡公所设在马家河，是从津市到沙市的一条大道，如果敌人和我们大军在沿江开展战斗，驻扎在津市的国民党美装第二师，必有大部队经马家河的旱路开赴长江前线，那时我就可以布置我们的地下武

装，埋伏在马家河渡口两岸的村庄里，趁敌人渡河时，给予歼灭，谭微岗同意我的计划，但这事太重要，必须报告上级领导，因之我便乘汽车到常德向方用汇报。按方用原先指定的联络方法，我先到兴中日报社找丁正联络，丁把我安置在一座幽静院子的一间小房间内，房间很雅致，我住进不到半天，便发现附近几个房间里经常有人往来，他们在里面打麻将、吃酒席，我曾询问丁正这是什么所在？丁说：“现在常德空气很紧张，军警不时的突击检查，这是常德专区三青团头子贺家懿及其骨干活动的场所，军警是不检查这里的，兴中日报是这里三青团的机关报，所以我把你安排住在这里比较安全保险些，你也不要主动和这些人打招呼”等等。他怕一下和方用联系不上，还给送来两三本秘密的进步刊物和读物以让我消磨时光。第三天丁正告诉我，方用约我在西门城墙上接头，他把我送到西城边就回去了。那里是一条荒芜的城墙头，杂草丛生，只有一条很窄的不明显的人行道，我沿城墙走了近一里才与方用见面（这是与他第二次见面）。我向他汇报我们的工作概况，提出我自己打入伪政权当伪三贤乡乡长的计划。由于我们活动范围早已大大超过津市镇的范围，在澧县许多乡展开活动了。方用指示我自己打入伪政权当伪乡长的问题，要我们区工委根据实际情况慎重研究决定，还对其工作作了一些简明的指示。见面一结束，我就托丁正买汽车票回到澧县城，去到澧县救济院找陆克孚和朱光荣。

陆克孚是三贤乡人，他老家住在蔡家河东面一里路的澧水北岸，是国民党澧县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和县救济院院长，属于县国民党的主要头目之一。朱光荣也是三贤乡人，住在离老家只一里多远的车家溪，他在澧县救济院担任庶务，这两人与我父亲的交情较深。由于我平日一直在外读书，陆克孚常年住在

澧县城，我不认识他。朱光荣一直在老家活动，到救济院任庶务只几个月，我与他见面多些。在我父亲正式出葬时：我按父亲的遗嘱，曾请朱光荣转请陆克孚到我家主持了一天的祭礼。那时我才第一次认识陆克孚。在祭礼完毕后，陆与朱同我闲谈时，曾要我父亲安葬后，出来担任伪三贤乡的乡长为桑梓服务。我当时认为他们要我出来当乡长，可能是陆克孚要我出来占住这块地盘作为他们的势力的支柱。我当时因为未经组织研究，未予肯定的答复。现在我既为了建立地下武装想打入当乡长，我从常德回到澧城，一下汽车，便径直向救济院走去，那知冤家路窄，当我沿着北正街北段向南走的时候，又不期遇见了陈本章和江正发自南向北走来，彼此一面走一面注视了一阵，我便绕道横街到县救济院去了。

陆克孚、朱光荣热诚地接待我，陆问我父亲死后的家境，又问我今后的打算，是否对当乡长的问题考虑成熟了。我答复：“愿意当乡长来为桑梓服务，只是才疏学浅，恐难胜任，尚望你们多加指教。”陆克孚说：“这才对，一个大学生学了以后，总要为桑梓服务嘛！”我又说：“听说现在党团摩擦得很厉害，我是非党非团，这件事恐怕县里难通过吧！”陆说：

“不要怕，党的方面有我，至于团的方面，他们是会耍捣蛋的，但是他们起不了决定作用，主要还是党里定。你是大学生，在推荐的人选中，有谁还能比上你呢？”谈了一阵以后，陆便出去开会，并叮嘱我，他今夜不回来，要我就住在救济院陆的卧房里。陆出门后，我也去澧县中学约赵楚湘于第二天上午八时到八方楼城墙上和我接头，我又去邓颂滋处联络了一次。

第二天约定的时间我与赵楚湘在八方楼城墙上接上了头，一见面他就仓皇地对我说：“你昨天在那里住宿呀！听说陈本

章、江正发在郑翼承那里，公开说你是澧县的大共产党，并在昨天进了澧县城，昨天晚上警察局对旅社及他们怀疑的住户进行了突击性的检查，恐怕是针对你来的啊！”我听到这些话后，颇为震惊，幸有陆克孚这个窝子来掩护，否则将落入罗网。既然环境已变得恶劣，我基本上已公开暴露，便不宜久呆在澧县城，更不宜打入担任伪三贤乡乡长了。

回来之后，我即会见谭微岗，把我与方用见面的情况转知他；把在澧县城活动的情况及危险的遭遇告诉他；我们一致认为决不宜担任乡长伪职。

在我从澧县城回来后，约十多天，伪澧县县政府委我当三贤乡乡长的委任状由两个公差敲锣打鼓地送到我家，我先与母亲商量好，我避不见面，由她出来应付，假装骂我说：“我们祖祖辈辈没有做官，现在别人不要的官，他就好出头了”。她向公差说了许多好话，又请我堂叔左宏银从中交涉，办了一桌酒菜让公差吃了个酒醉饭饱，还给他们送了四块银洋作草鞋费，两名公差才勉强把当乡长的委任状带回澧县。我一场想打入三贤乡当伪乡长的戏剧性活动，到此才算结束。不过从此我更暴露了我自己，独郑翼承、陈本章、江正发等人怀疑我宣传我是共产党员，连陆克孚、朱光荣等也开始怀疑我，这步我自己的活动增加了阻力，必须更加秘密隐蔽了。

## 五、一九四九年春夏的几起地下活动

1、自我二、三两个野战军在南京、芜湖一带渡江胜利以后，国民党反动派仍妄图扼守长江中上游作垂死挣扎，澧县、津市一带的人民更加受到残酷的统治，军警特务经常发疯似的临时戒严，实行突击检查和封锁渡口。他们实行“宁肯错杀一千，不肯漏网一个”的一贯主张，镇压逮捕革命工作人员。由

于我前段明显地拒绝接受当三贤乡的伪乡长，伪县政府竟派县的侦辑队分队马宏友带了几个伙伴和几支短枪到三贤乡来逮捕甚至杀害我。他们到三贤乡乡公所后，幸好乡长赵昌伟，劝导他们不要那样作，不要逮捕杀害只是一个被怀疑而没有明显罪证的人，认为即或我真是一个共产党员，也要他们认清形势，不要对我把事情做绝了，要留一条后路，并且告诉他们如果他们不听劝，他们那么几个人也不一定能把我捉走，或许他们自己还要吃些亏的。这样，马宏友等就返回澧县城，没有正式向我下手。

2、也就是这件事前或后，新华工厂支部书记李群，仓惶地到我家中说，新华工厂已被敌人怀疑，他自己更被敌人注意。可是他又举不出具体受敌特怀疑的现象，他提出了为了安全要转移到湖北沙市去，并说已把支部工作交给了高伯勋同志。我当时感到李群有些怯懦，叫他不要恐慌，要他和同他联系的周铁酒商议后再定。他认为情况将不容许这样作，我只好为了一个同志和一个支部的安全，同意他转到沙市，并请他尽力打通和江北党组织和军队的联系。以后李群再没有与我见过面，他是什么时候回津市的，在沙市的工作有什么结果，我都不知道。

3、由于津市农校支部和津市新华工厂支部的书记都被敌人怀疑，怕那里的工作出问题，在李群离去后几天，我便亲自到津市打听农校和新华工厂的情况，带有几封秘密传单底稿到新华工厂交给高伯勋，让他们好翻印散发，看到新华工厂的情况并不是那么严重的了不得。当我从新华工厂回到正街的时候，发现军警又实行突击检查，一些农民纷纷的往乡下急走，我也杂在行走的农民中间，从汪家桥转入郊区农村，至蔡家河发现渡船也被伪保长扣锁，我只得隐蔽地绕道沿河上走一里多

路，遇到一只小渔船，船上渔民认识我，才把我渡过河回到我的家中。

4、由于我被敌特注意，为免暴露整个组织，我很少主动去与谭徽岗、周铁泗进行联系，几乎有两个多月我们三人没有在一块儿碰头开会，因之他们所联系的党员发展情况和外围活动，我都无法掌握其具体情况。在我直接领导的三贤支部，由于党员日多，加上我的活动受了一定的限制，原来一个支部也就不适应了，便分成了三个分支：一是荆南乡的支部，由陈敦桢负责；二是三贤支部，由左承金负责；三是澧城支部，由赵楚湘负责。前两个支部是以巩固提高党员和积极分子为主，特别注意继续进一步控制两个乡的武装，赵楚湘的分支则继续串连积极分子。有一次赵楚湘告诉我，他已经做他舅舅于天荫、于自善的工作，并联络上了雷秀江。

## （二）参加湖南人民解放军突击

### 四大队的武装斗争

#### 一、左家塔动员布置暴动起义的会议

大约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或六月初左右，方用来到我家召开动员武装暴动起义的会议。记得首先他讲了当时形势，又确定我们这个地下组织改组为县工委，明确我担任县工委书记，周铁泗负责组织，谭徽岗负责宣传（附注一），再传达省工委决定，要我们发动群众，组织武装配合解放湖南。他说计划将我们可能掌握的武装组成湖南省人民解放军湘西纵队，他是湘西纵队的政治委员，纵队下共计划组成若干个突击大队，并说这几个大队中，只有我们是党直接掌握的武装，其余的都是陈

采夫的两面武装，即各县自卫总队，要我们带头暴动起义，陈采夫的两面武装立即先后起义响应。我们当时积极拥护这个指示，我还认为如果这样干，当万一大军渡江遭到敌人抵抗时，我们这支部队就可配合作战，扰乱敌人后方，相机北击；如果沿江无仗打，我们的武装可以迎接大军，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等等。方用当时给我们这个大队叫第四突击大队（后来指战员简称“四突”），还指定我为政治委员，谭徽岗为副政治委员，周铁泗为政治部主任，其余人员叫我们起义后自己安排。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方用、谭徽岗、周铁泗、刘裕舫、金汉川、高伯勋和我等人。计划分三路暴动起义，一路由我率左承金组织农民夺取伪三贤乡公所二十来支枪，再拿走荆南乡的人枪，计划我可得到该两乡的长短枪共七十多支。第二路由周铁泗、刘裕舫、李代宣以红庙乡武装为主，于天刚黎明时袭击驻在江湾的伪东路联乡大队的直属中队，随即袭夺伪官垸乡和伪三洲乡的乡武装，如全部计划实现，可以得到长、短枪共一百多支。第三路谭徽岗计划以北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为主，袭夺梦溪、盐井两乡的乡武装，如计划全部实现，全大队将有多至近四百支长短枪。会上决定在六月二十四日黎明三路同时开始暴动起义。

## 二、夺取三贤乡和荆南的枪支

这次会议以后，我即将决定告诉左承金，要他把隐蔽在徐思顺家的陈汉找来调出去，并迅速组织积极的农民于六月二十四日晨集合。又将会议精神通知陈敦桢，请他立即转达给王绍恩和荆南乡乡队副何彬，把该乡武装的人枪，在二十三日集合齐，作战斗准备，听候调动。又派人将赵楚湘从澧城召来，要他千方百计打入澧县自卫总队龚玉凡的总队部中，作我们的内

探。到六月二十四日晨，左承金与陈汉组织的二十多名农民，以假装打架、骂架的纠纷模样，请求乡公所裁决，先后拥入伪三贤乡公所，我刚作为调解纠纷的人进去，看见步枪都挂在乡队部的木壁上，一声招呼，积极分子先夺了门卫的枪，随即夺取了乡中队部挂的近二十支枪和子弹袋，我立即在乡公所附近马家河堤坡下召开群众大会，宣布共产党的来到和党的政策，宣布我们军队的三大纪律，命令伪乡政人员今后要表面听国民党的而实际听共产党的，还警告他们不得损害我们指战员家属的一根毫毛等等。

正当我在召开群众大会的时候，忽然河南岸有一支短枪队到达，开始我以为是敌人的便衣队，派人再探，则是赵楚湘率领雷秀江、于天荫、于自善等带来短枪七、八支从津市来马家河参加我们起义队伍的。赵楚湘说他找不到打入龚玉凡自卫队的门径，便带雷、于等的枪来参加起义。

三贤乡还有两支短枪，因为该乡乡队副出差未归，没有夺到，我叫左承金布置李祖和、徐思顺安排几个积极分子，等他们出差回来时秘密弄到手，后李、徐等人夺到了这两支枪，当我们进入津市时，交给了大队。

我们随即挥军北向荆南乡公所，由于溧县县政府将我们暴动起义的消息已用电话普遍通知各乡，伪荆南乡乡长刘配清竟把乡中队的枪支带到附近两里多的金鸡窝郑双月地主家里去了，我们随即由地下党员分支书记陈敦桢带领赶到那个地主家中，把伪乡长刘配清从床底下拉出来予以斥责教育，令他选择去从，同时陈敦桢叫地下党员何宗汉通知荆南乡乡队副地下党员何彬、地下党员班长方适海等集合该乡武装，由我给他讲话动员后，该乡五十多支长枪、四支短枪的人枪，全部愿意参加起义，只是还有短枪两支和子弹三千多发，系由前荆南乡乡长

艾子雄收藏，我们又包围了艾子雄的土墙围子，双方僵持了一个多小时，直到我们的一些战士爬上了他的屋顶、要攻毁他的全家时，这才迫使他把枪和子弹交出来。我分工负责暴动起义的一路，算按预定计划取得成功，当即将部队进攻伪枫林乡。当我们到达枫林乡乡公所的如东铺时，该乡公所及乡武装接到县政府的电话后，早已逃之夭夭了。由于指战员们紧张地开展了一整天的军事行动，没有吃一餐饭，都感到力疲腹饥，加上我们在这个乡平日无工作基础，便不再行动，就在如东铺乡公所驻扎造饭过夜，等待其他两路来会师。

### 三、红庙一路暴动起义取得更大的成就

左家塔动员起义会议后，周铁泗、刘裕舫、李代宣等负责的一路，因李代宣自己是伪红庙乡的乡长，全部武装的骨干都是地下党员和积极分子，行动的条件更有利些，他们在经过几天紧张的活动，策动了伪东路联乡大队长龚剑萍，副大队长左兴平及其直属中队参加起义，不需要原来计划用的袭击夺取的方式，就更减少了起义的阻力。也就在我们约定六月二十四日起义的早晨，恰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一个美装排，押一只军火船从水路淞滋支河朝长江方向开去，经过红庙乡公所时，他们上岸向乡公所要鸡鸭鱼肉，李代宣等虚与周旋，照数把他们所要的东西给了他们。这只军火船继续沿河北驶，到南盘（今红庙公社境内）上岸，把弄到的鸡鸭鱼肉办成酒席，猜拳喝酒。那知他们的船一离开红庙，周铁泗等即派红庙乡武装班长陈经武率以短枪为主的一个班，从陆上捷道追赴南盘，接着李代宣率领杜昌勋等带着乡武装人员作接应。当陈经武追至南盘时，这个反动排除一个放哨的外，其余的官兵都把枪架在一旁，在沙滩上饮酒作乐，得意忘形。陈经武当即打了一梭子弹，击毙了

那个放哨的伪兵，其余的匪官兵慌作一团，都乖乖当了我们的俘虏。这次行动，我们打死敌兵一名，俘虏伪排长一名，匪兵二十余名，缴获轻机枪一支、冲锋枪一支、美造步枪二十余支，连其他步枪共约四十多支，子弹万余发，手榴弹几百个。还有当时我们不认识也不会使用的许多武器，如火箭筒、火箭炮之类，全被战士们抛入河中。这些俘虏兵经过教育随即释放。由于我们袭歼缴获了一个蒋帮主力美装排，不独加强了我队的武装，补充了我们的弹药，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我军的士气，壮大了我军的声势，使敌人大为震惊。

周铁泗、李代宣等在南盘获胜利后，随即挥军东袭余家台，夺取了三洲乡乡武装的枪支。龚剑萍、左兴平以联乡大队长的名义，给他所领导的官垌乡（设官垌码头）的乡武装做策动他们起义的工作，该乡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人员也积极策动他们起义。于是，伪官垌乡的乡武装也参加了起义行列。这样，周铁泗负责起义的一路，在一天之内比我负责的一路取得了更大的成就。

#### **四、如东铺会师整顿和第四突击大队的公开宣布成立**

六月二十五日，即我们暴动起义后的第二天早晨，周铁泗负责的起义队伍的先头部队龚剑萍率领的原东路联乡大队直属中队，开到如东铺与我负责的一路队伍会师。又周铁泗、刘玉舫、李代宣等率领的部队也跟着到达。值此之际，为了当时军事行动的需要，于是一面进行休整，一面等待着谭徽岗负责的一路起义部队来会合。结果在如东铺等了一天半，不见谭徽岗带部队来会合，也不见他派人来通报消息。在这一天半中，我们召开部队的骨干会议，公开打出湖南人民解放军第四突击大队的旗号。这时全大队有长短枪约三百多支，近四百人。

鉴于我们这支暴动起义的队伍，除政治工作人员外，基本上是国民党的区乡武装，加上一些游杂武装而成，流氓无产阶级成份很多，怕他们一时难守我们的纪律，影响党和第四突击大队的声誉，便将参加起义的地下党员和外围组织的一些积极的小知识份子，派到中队、分队，有的还分配到班里去，有的给予政治正或副指导员的名义，有的给予政治干事的名义。这些政治工作人员，在进到毛里湖以前几天时间里，流动性大，调动频繁，那里需要就派到那里去。回忆当时作这类工作的有党员陈汉、栗德忠、贺敏功、宋昌文、赵楚湘、胡先智等，还有当时在外围组织的积极分子的李德生、洪波臣、周用国、李华荣等。

## 五、攻打梦溪镇扑了空

我们在如东铺正式高举义旗，休息了一天多，可是谭徽岗负责的北路暴动起义仍没有消息。我们如何行动？在这个问题上，大队骨干中发生了分歧，以周铁泗为主的一部分同志，主张将部队开到澧县、公安、安乡三县交界处的黄山头去，进行整顿训练。另有几个同志如雷秀江等，则极力主张迅速南进到毛里湖建立根据地，并提出毛里湖地形利于打游击等等理由。我认为这两种意见当时都不适合，黄山头是座孤山头，面积太少，不能容纳几百人开展活动，四周是垸子，湖泊纵横，极难以隐蔽行军。毛里湖地带虽有利，但我们在那里工作无基础，且其位置在澧县南端，距长江越远，与我们配合迎接大军解放湖南的任务不适合，特别我看到谭徽岗负责起义的一路没有一点消息，我怕他起义的活动遇到了危险，便决定先攻梦溪镇，把谭徽岗的危险解除后再说。于是大队提早吃过午饭，分两路进军，周铁泗与副大队长龚剑萍率第一中队沿潞水河堤急进，

向梦溪镇的南街口进攻；大队长刘玉舫、副大队长李代宜和我领大队主力沿澧县北山南麓西向梦溪镇的北街口进攻。

当我们大队主力沿北山南麓西行至顺林驿的西南面时，得到几个地下活动的积极分子报告说，有国民党改编的游杂部队熊雄的一个团在那一带奸淫掳掠，毒害老百姓，接着又有几起老农和老妇哭诉熊雄的罪行，我看到在我们行军的道路附近有这样一支土匪队伍，是我们进攻梦溪镇的侧面威胁，便立即命令第四中队急袭熊雄驻扎的村庄。原来土匪熊雄的所谓团，实际只有两支短枪，听到我们袭击，便仓皇逃遁，我们俘虏了他们几个姨太太和一些被掳掠的妇女，牲畜等，当即留了几个工作人员放还被土匪掠掳的人畜，教育释放被俘的土匪眷属，我们大队主力向梦溪镇急进。

由于我们指挥军事无经验，没有作好联络工作，战士又没有训练，当两路进攻部队在傍晚进抵梦溪镇时，不知那支部队放了一响枪，便以为是镇上的敌人在进行抵抗，互相打枪向前冲，当部队冲入镇内，不独谭徽岗领导的起义部队见不到，谭徽岗自己和梦溪支部的党员与地下工作人员也看不到来配合我们行动，甚至街上也都关门闭户，连老百姓都见不到了。

指战员从中午到天黑急进军四十里，精疲力竭，腹中饥饿，特别是扑了一个空，便感到泄气，有的讲怪话，周铁泗同志也向我提出批评，说我左倾盲动，没有听取他的意见。这时我对梦溪支部的起义工作感到做得太不好，但又不好公开发泄。我住进谭徽岗的家，布置了几个人去找梦溪商会的负责人和设法与梦溪的地下党员联系，一会儿商会的一个人来，才给指战员安排吃饭。在这种埋怨情绪下，我又担心战士们破坏纪律，叫大队政治处又重申三大纪律，加强政治工作，大队部参谋处布置好侦察巡逻，使疲乏的战士在晚饭后迅速休息睡